

你可以不守規矩嗎？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將提供 25 萬美元，作為「不服從獎 (Disobedience Award)」的獎金，其目的在除去創造力和變革體系中的攔阻，以裨益社會大眾。媒體實驗室主任 Joi Ito 正在審查數千份申請表件，該競賽於 2017 年 5 月 1 日結束，獲獎者將於 7 月公布。紀事報與 Ito 先生談到不服從的積極面，以及他身為科技活躍份子，不按常理而活的生涯。

一、不服從獎是怎麼產生的？

我過去與 LinkedIn 合夥人 Reid Hoffman 工作時，我們意識到，不論是質疑當權者，或是思考自己在健康的民主社會和學術環境的角色，機構組織往往使創新活動變得窒礙難行。我們認為舉辦這樣的會議和獎項，可以成為不服從學術界、民間社會和民主的管道，並且效法馬丁路德·金恩和甘地，以非暴力的做法，激發人們討論認知，採行良好的訴求方式，促成新的變革。

二、要如何以道德、積極和負責的態度處理不服從，並教導學生可行的方式？

2016 年，我有機會聽取民主黨議員 John Lewis 提出公眾領導人的非暴力培訓。他以自身經歷說到，他和朋友不追究一個幾乎把他們打死的三 K 黨徒，幾年後，那個暴徒打電話請求他們饒恕。他的結論是，要給人留餘地，讓他走出來。我們今天的問題是，沒有治癒或伸展人性的空間，反倒把事件帶進兩極化的爭議。在媒體實驗室裡，我們努力培訓學生，讓他們能活出有紀律和有責任心的不服從。我要提醒大家，無論是法律或科學理論的演進，或是人權和公權的演進，產生某種程度的反對和異議是無可避免的。我們需要構建一些略不順服的系統，有如我們的免疫系統一樣，當攻擊越多，這樣的系統就越強。

三、這項作業迄今有何回應？

目前約有 2,700 件被提名，我希望決賽時能看到各領域的事例，從中找到近乎完美的得獎者。我們也開始討論到，候選人是否會因此受到傷害？候選人是否需要法律之類的支持？如何避免捲入政治？如何確保候選人是這類事件的最佳人選？這些都是頒獎的考量。

四、被提名的人來自全球各地嗎？

因此，提名的困難在於：有人不顧性命地設法維護人權或保護記者等，但是在科學界，不受歡迎的科學理論，除了在過去會遭受宗教迫害外，今天只是失去補助，卻不致死亡。

五、你希望從這個過程中得到什麼成果？

使人認知，學術機構在社會中的作用是有趣和豐富的。有人認為獎勵金都具有政治性，負責任、非暴力的不服從，聽起來只像是服從獎。對我而言，在主持媒體實驗室的過程中，看到自我的定位是很有趣的。

六、這種正面不服從的想法，是為你個人發聲嗎？你曾在大學兩度輟學，通常，像你這樣的人，不會有目前的地位。

首先，我不認為輟學是不服從。那是我當時不負責任和不耐煩的性格，所以我不以此感到自豪。現在，我反而常常勸人完成學位。我在密西根州長大，我的父親和母親同在一家公司工作。老闆 Stanford Ovshinsky 是個非常具有社會動力的科學家，致力解決當時能源和資訊的差距。他告訴我，你應有道義責任，站起來反對法律或社會規範。所以，我覺得，科學和行動是緊密結合的。身為教育工作者，我鼓勵學生構建一個准許別人參與的模式。媒體實驗室注重自我激勵和創意，要常常想到自己，把自己放在其中。懷著質疑法律規則的精神，是規範和規條演變的開端。現行規則一直都圍繞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，但是，從我加入麻省理工學院以來，我不以為這是最重要的。

譯稿人:趙維新

資料來源:2017年4月16日 高教紀事報